

Robert Vannoy , 《申命记》, 讲座 5A

© 2011, Robert Vannoy博士、Perry Phillips 博士和 Ted Hildebrandt

日期的不同作者和立场

坦南特和道特。 17 对未来国王的规定 - 申命记。公元前500年

申命记 17 章 14 节及其后的经文说：“当你们进入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的地，得了那地，定居在那里的时候，你们说：‘我们要立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在我们四围，你一定要立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王来统治你。他必须是你兄弟中的人’……此外，王不可获得大量马匹”……第 16 节。第 17 节：“他不可多立妻子。”第 18 节：“他要为自己抄写一份律法。”即学习法律并遵守法律。

H. 坦南特说：“当国王在位时，第 17 章是不可能写成的。但只有当一个人有可能当选并且有必要坚持某些事情必须遵守时。”如果国王已经在那里，就不会有人写第十七章这样的东西了。因此，他说，你必须找到一个没有国王但有可能选出或选出国王的时期。有趣的是，国王的资格之一是他必须是以色列人。第 15 节：“你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王来治理你。他一定是你的兄弟中的人。不要让一个不是以色列弟兄的外邦人凌驾于你之上。”好吧，什么时候会存在这样的情况，甚至会想到设立一个可能不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的国王来统治以色列人民。你必须想出一个时间或一个情况来解释这一点。当然，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立即提出：为什么不回到出埃及后不久的前君主时代，当时他们有一个混杂的群众呢？但无论如何，这个 1920 年的人正试图将申命记推向另一个方向，而不是回到摩西。

他写了一本书并发展了一个理论来支持这一点。

b. 霍尔舍尔- 申命记。写于约。公元前500年

1922年的 另一个名字，霍尔舍尔，与坦南特有着相似的想法。他着手证明《申命记》这本书与约西亚的律法书没有关系，但它的年代至少比约西亚时代晚了 100 年。再说一次，你已经跌入 500 强了。他说：“在流放前的时代要求有一个单一的庇护所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现在，他假设《申命记》要求有一个中央圣所，而这样做在流亡前的时代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他说：“全国人民怎么能在节日期间前往耶路撒冷整整一周，而让农场动物自生自灭呢？”要求崇拜集中化是非常不切实际的，然后将申命记第12章置于流亡前的时期也是不切实际的。他说，“申命记不是一个改革计划，而是流放后不切实际的梦想家的一厢情愿。”这不是曾经存在过或可能存在的东西。因此他认为这本书可能是由耶路撒冷的祭司于公元前 500 年左右写成的。这与韦尔豪森的背景截然不同，因为有趣的是，韦尔豪森认为申命记有预言背景，而不是祭司背景，并且你在申命记中发现的主题和思想是预言影响的结果，而不是祭司影响的结果。因此，霍尔舍尔将其置于流亡后时代，声称它对于早期时代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并且是在牧师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2. 对经典韦尔豪森立场的挑战：主张日期早于公元前 621 年但晚于君主制开始

好吧，第二：对经典韦尔豪森立场的挑战：“主张日期早于公元前 621 年但晚

于君主制开端”君主制的。”换句话说，早于 621 年，但不能追溯到摩西时期。这里有几个名字：H. Ewald 于 1876 年去世。他认为申命记是在玛拿西统治时期写成的。玛拿西之后是亚们，亚们之后是约西亚。因此，你向后移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而是在玛拿西统治时期提前了三位国王。G. Westphal 于 1910 年在他的《律法与先知》中指出，申命记激发了希西家所概述的改革。现在希西家是玛拿西之前的国王，所以你可以再迁回另一位国王。希西家改革的背后是什么？嗯，申命记一定是在希西家时代出现的。

厄斯特赖歇尔

然后Th. 1923 年，厄斯特赖歇尔 (Oestreicher)在他的《申命记》中《基本法》主张年代早于希西家，也许早在 10 世纪或 900 年代的某个时候。我们正接近分裂王国时期的开始。厄斯特赖歇尔拒绝接受约西亚的宗教改革或申命记要求崇拜集中化的观点。这就是韦尔豪森的基本论点，他说约西亚的宗教改革和申命记都要求崇拜的集中化。厄斯特赖歇尔拒绝了这个想法。厄斯特赖歇尔使用的两个术语在有关申命记的讨论中变得相当著名。在他看来，约西亚的改革是通过“*cultreheit*”（德语单词）得到证实的。邪教就像我们的英语单词，意思是“邪教”。*Reinheit*是纯粹。因此它与崇拜的纯洁性或崇拜的纯洁性有关。申命记关注的是文化本身，而不是文化本身。现在，*einheit*是统一，但不是崇拜集中化方面的崇拜统一。换句话说，他的观点是约西亚的改革更关心崇拜的纯洁性，而不

是中央圣所崇拜的统一。他指出，约西亚在《法律书》被发现的几年前就已经主动开始了改革。因此，即使你得出结论认为那本法律书就是《申命记》（很可能是这样），那本法律书的发现并没有启动改革，而是为已经开始的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因此，他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韦尔豪森将《法律书》与《申命记》等同起来的观点，他挑战了韦尔豪森的观点，即该书要求崇拜的集中化，并教导申命记本身来自更早的时代，并且申命记在任何决定性意义上都没有要求崇拜的集中化。他强调纯洁，而不是崇拜的统一或集中。

我认为厄斯特里彻正在尝试认真对待约西亚的改革，并研究其影响，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认真对待申命记。但他仍然可能觉得，《圣约法典》、《申命记法典》和《祭司法典》之间的区别需要一个解释，而不是说它是马赛克。

韦尔奇 ·D·亚当·C·韦尔奇有两本书，一本于 1924 年，另一本于 1932 年。1924 年的书是《*申命记法典：其起源的新理论*》，1932 年书的标题是《*申命记：法典的框架*》。关于崇拜的集中化，他几乎独立地得出了与奥斯特赖歇尔相同的结论。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申命记的基本论点是敬拜的集中化。然而，他的推理却完全不同，尽管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申命记 12 章 1-7 节是关于中央集权的关键章节之一，是后来插入的。所以我们最终必须看申命记 12:1-7 来思考这个问题。是要求崇拜集中还是不要求崇拜集中？韦尔豪森理论就基于此。韦尔奇说整本申命记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但也许 12:1-7 强调了这一点；但那是因为这

是后来插入的，他认为这本书的重点是礼拜场所的特征，而不是数量。重点是宗教的纯洁性，而不是宗教的统一。他的结论是，这本书包含自撒母耳时代以来源自以色列北部的材料。所以我们要早点回来；你看，撒母耳的时代是前君主制时代。它包含的材料可以追溯到那么远，但我们现在的形式不早于公元前八世纪。换句话说，他把它推到了约西亚之前的另一个世纪，但也不会比这更早。那是一个发展时期，当时的形式发展成了我们现在的样子。

冯·拉德 (Von Rad) 最后是格哈德·冯·拉德 (Gerhard von Rad)，他在《申命记》以及旧约研究的许多其他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冯·拉德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旧约学者之一。他几年前去世了，所以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他的大部分作品仍在被阅读，目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我将提到他的三部直接涉及申命记的作品。首先是一篇题为 “The Problem of the Hexateuch” 的文章，写于 1938 年。该文章的英文翻译版可在《*The Problem of the Hexateuch and other Essays*》一书中找到。他的第二本书《申命记研究》现已于 1963 年以平装本出版，英文译本出版。该书最初出版于 1948 年。然后《申命记：注释》于 1954 年以德文出版，英文译本于 1966 年出版。这确实是一种脱离文学批评方法传统的独特举措，就是从形式批评的方法来看待这本书，而就《申命记》而言，吸引他注意的是它的结构——《申命记》的整体结构。本书作为一个整体。回到他 1938 年的文章 “六章的问题”，第 26 和 27 页，他这样说（非常有趣）：“我们可以把申命记当前提出的

许多困难放在一边，而将我们自己限制在尽管关于这本书的性质存在很多争议，但学者们几乎没有触及这个问题。对于《申命记》的形式及其一系列非凡的教义、律法等，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即使我们认为目前形式的《申命记》是直接来自神学家的办公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询问它属于什么流派。〔体裁是文学形式一本书的总体结构〕。这只是把问题推得更远，让我们研究申命记神学家所使用的材料形式的历史和发展。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假设：这些人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非凡文学形式*。”

对于冯·拉德来说，重点是本书的整体结构。他从涉及什么样的流派、它的起源是什么以及它对信仰有什么影响的角度来看待它。它从何而来？他说：“人们可能会想象申命记作者以多种形式注入新内容，并利用各种元素的最有用的组合来表达那些特殊的神学重点。显然，从形式批评的角度来看，没有人会接受《申命记》的这样一种论证。这是因为认识到申命记在形式上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一事实（这是申命记研究中目前处于关键地位的全新事物）。换句话说，冯·拉德开始谈论这本书的统一性——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可以用文学标准来区分任意数量的不同层次和累加物（换句话说，他用文学批评来确定材料的层次，早期材料，后来材料），但在形式上，各种成分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提出关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申命记形式的起源和目的的问题。”然后他说：“这些形式让我们团结起来。”这篇论证写于1938年。

冯·拉德说《申命记》分为四个部分。让我向您介绍他的四个部分：1. 西

奈半岛事件的历史介绍以及与该事件相关的偏执材料。与事件相关的偏执材料是具有劝诫、布道或教导特征的相关材料。这是申命记 1-11 章；它是西奈半岛事件的历史摘要以及与这些事件相关的偏执材料。 2. 诵读律法，申命记 12-26 章。您可以在此处获取所有法律材料。 3. 立约的印证；申命记 26:16-19。然后4，祝福和咒诅，第27章及以下。就本书而言，有四个独立的部分。他确实承认这本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他所认识的是它的结构和形式。生活中的什么情况可能产生这种形式？它从何而来？对书中发现的这种非凡形式有何解释？他说这不是申命记教派的*临时创造*。一定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想回击并为这张表格找到一些解释。他的评论比 1938 年的《六章问题》、1950 年代初的《申命记研究》和 1964 年的申命记评论要晚得多，他在第 4 页上这样说：“申命记显示了非凡的安排。主要是对人们的劝告信息，[这是偏执的功能]向人们讲道和解释。该律法部分以申命记 26:16-19 结束，并制定了圣约。然后是祝福和咒诅的宣告。[即四重结构。]这种安排并非出于文学考虑。与此相反的；我们必须假设申命记在这里遵循传统的崇拜模式，可能回到崇拜节日的礼拜仪式。”这就是他的基本想法。这种形式的解释可以在以色列现存的礼拜仪式中找到。申命记中采用了这种崇拜仪式的形式。

因此，他在第 12 页的底部说道：“我们对《申命记》向我们呈现的说法感到满意，它是由无数、极其多样化的传统材料组成的马赛克。有来自不同时间类型的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材料。但与此同时，这并不是否认这本书必须具有其形式上

低调的统一性。”

现在，冯·拉德将这本书视为长期开发过程的最终产品。他认为它的结构证明了这种材料的起源可以在前君主时代在示剑定期举行的圣约更新节日中找到。现在的示剑是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城镇，在这里举行了圣约更新仪式。它出现在约书亚记第 24 章，当时以色列人进入约书亚统治下的土地。于是他们前往示剑，宣誓效忠耶和华。他称这些圣约元素的根源在于该地点或圣所。这些元素被保存在那里，它们从以色列占领这片土地的所有日子里传承下来并被扩展，最终你得到了申命记中为我们保存的示剑圣所的材料。

那么，我们现在的仪式和原来的仪式有什么中间环节呢？谁保存并阐述了这种古老的邪教材料？他说，“《申命记》目前的形式应归功于利未人，即在君主制时期教导律法的祭司。”现在，他的利未人理论真正与示剑圣所的崇拜材料和礼拜仪式联系起来，并被传播和教导给以色列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申命记是利未人写成的。在他的评论中，他关于约会的结论在第 26 页。在讨论了示剑的邪教起源和礼拜仪式的想法，以及利未人通过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的传播和传播之后，他说，“如果这些考虑因素都得到认可，那么我们就假设以色列北部的圣所之一示剑或伯特利是申命记在 621 年之前几个世纪的起源地。没有充分的理由进一步追溯。现在，换句话说，通过说“621 年之前的几个世纪”，他在本书的形式和时间方面稍微偏离了 Graf-Wellhausen 的立场。然而，他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追溯最终形式的前身，追溯到以色列被占领的旧时代；不是回到摩西，而是回到进入迦

南地的早期。他将其与示剑圣所联系起来。

我对冯·拉德进行了更详细的介绍，因为我们想稍后再讨论冯·拉德的一些其他问题。但就目前而言，我认为他显然将这本书视为一个整体。他在 1938 年和 1964 年再次看到了整体的结构，但他从该形式中得出的结论与他负责将其呈现为当前形式的利未人确定的日期有关。他不认为条约形式的起源对于本书的早期日期很重要。

3. 前君主制但非马赛克 好吧，第三，显然冯·拉德的日期早于 621 年，但属于后君主制。还有第三类：前君主制但非马赛克。有两个人支持这个立场。第一本爱德华·罗伯逊（Edward Robertson）1950 年出版的著作《旧约问题》。他说希伯来人进入巴勒斯坦发展了法律的核心，包括十诫，也许还有圣约之书。在定居点和君主制兴起之间，以色列变得分散化并分裂成许多不同的地区和宗教协会，每个地区和宗教协会都有自己的避难所。周围散布着许多圣地，在这些圣地中，这些圣地发展出了不同但相关的传统。换句话说，在征服和定居之后，你会在不同的庇护所中发展出许多孤立的、独立的传统。当人民在国王的统治下重新团结起来时，就有必要实现宗教统一。人们从公元前 1400 年到 1200 年左右被征服，这取决于你如何确定出埃及记的日期，你有三到四个世纪的发展。那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随着王权的兴起，出现了统一的需要。为此，在撒母耳的指导下，制定了包括圣所法典编纂在内的立法摘要，该法典就是《申命记》。因此，在撒母耳的时代，所有不同的材料都以某种形式组合在一起，这将成为王权下中央集权的标准法

律书籍。罗伯逊会接受《申命记》第 12 章要求崇拜的集中化，因此国王领导下的团结使集中化成为可能和可取的。因此他把申命记的起源归结为撒母耳时代的这种过程。

另一位作者是 R. Brinker，他于 1946 年撰写了《早期以色列保护区的影响》一书。他的立场与罗伯逊非常相似。布林克和罗伯逊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中心化不是重点；所涉及的不是集中化，而是净化。但他仍然将其追溯到君主制之前的某个地方，可能是在塞缪尔时代。

4. 马赛克日期 第四点是“马赛克日期”。我只会告诉你一些保持早期约会的男人的名字。纵观历史，从来没有一个时期没有马赛克日期的代表。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申命记马赛克日期的倡导者”，这是马赛克日期标题下的第四位。现在，我在这里想做的就是一而不是在这一点上讨论任何细节或论证路线——是提及自韦尔蒙森时代以来某些人，并考虑到他的所有论点，仍然坚持并坚持申命记的马赛克起源正如圣经所代表的那样。几个人：詹姆斯·奥尔，1906 年，《旧约问题》。这可以追溯到 1900 年代初期。HM Weiner，1920 年，《申命记的主要问题》是他研究的标题。OT Allis，毫无疑问他对你来说很熟悉，《摩西五书》，1943 年。E J Young，《旧约导论》，1949 年，1960 年第二版。在荷兰，一个名叫 J. Ridderbos 的人写了两卷本的注释。1950-51 年的申命记是荷兰语的。GC Aalders 的介绍也是如此，也是荷兰语，时间是 1953 年。

最近还有 RK Harrison 的《旧约导论》。这是一本你所熟悉的大书，出版于 1969 年。我可能会强调他的引言，这是对申命记的一个很好的概述。他站出来支持马赛克的作者身份。引言处理关键问题：日期和作者身份之类的事情。

所以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尽管所有这些争论都试图推迟或提前，但自韦尔豪森时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所有非马赛克，都有一个传统，所有的代表都非常负责任。通过谁争论这本书的马赛克起源以及谁捍卫这种观点。当然，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方法，在我看来，这些方法有力地支持了一直以来维持的传统立场。

二、该书的文学结构、范围及其历史意义

A. 本书结构的完整性经常受到质疑

这让我们看到了大纲中的罗马数字 II。罗马数字 I 是“作者身份和日期：重要资料来源调查”。罗马数字 II 是“本书的文学结构和范围及其历史意义”。

答：这本书的结构完整性经常受到质疑。现在，我们在讨论批评意见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回到韦尔豪森，他发现最初的核心是一个统一体，但当然已经晚了。核心，即第 12 章至第 26 章，是一个整体，但他认为第 26 章之后和第 12 章之前的内容是次要的补充。因此，从韦尔豪森开始，这本书的结构完整性就受到了严重质疑。

GE 赖特和 M. 诺斯

与结构完整性相关的问题之一我们稍后会讨论，但现在让我提一下。人们常说这本书有两个引言：第 1-4 章是第一个引言，第 5-11 章是第二个引言。G. 欧内斯特·赖特（Ernest Wright）在《解释者圣经注释系列》中对《申命记》进行了注释；你可能对此很熟悉。它是当代优秀的、批判性圣经注释的代表；批评是指负面批评。赖特谈到这两个介绍时说：“两者都不需要另一个；都不需要另一个。”他们看起来彼此独立。”因此，当我们看这本书的结构时，它有两个彼此松散联系的介绍。你如何解释它们？

他确实采纳了马丁·诺斯的观点，马丁·诺斯提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想法，他称之为“申命记历史书”，这是一些流亡或流亡后时代的申命记历史学家的产物。他说这部《申命记》历史著作的作者是从《申命记》一直到《列王记》的。换句话说：《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列王记》第一章和第二章。你们在那里团结一致。这是一本申命记历史书。现在请注意：如果你采纳诺斯的观点，他会从摩西五经中取出申命记。所以你剩下四本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为一个单元。旧约中的下一个单元是《申命记》历史，其中《申命记》不被认为是《圣经》第一卷书《摩西五经》的一部分，而是《旧约》可分为的第二部分的标题。赖特和诺斯以此为框架，然后说《申命记》第 1-4 章从整体上介绍了这部历史著作，而第 5-11 章则在更大的历史“书”中介绍了《申命记》。有两个介绍：第一个介绍以申命记为首的整块材料[申命记-2王]，第5-11章介绍申命记本身，这是第二块材料的第一本书。现在，这

只是申命记的结构完整性如何受到攻击的另一个例证。您如何解释这本书的组织结构？因此本书结构的完整性常常受到质疑。

B·格哈德·冯·拉德

本书的这种文学结构下的“B”是“格哈德·冯·拉德”，我们已经从上一节中知道了。早在 1938 年，他就呼吁人们关注申命记的结构模式。早在 1938 年，格哈德·冯·拉德就呼吁人们关注申命记结构模式的重要性。冯·拉德说，这本书基本上是一个单元。他说那里有一个结构表明这本书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现在我们稍后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其中的一些内容。有趣的是，像冯拉德这样的人早在 1938 年就在书中看到了保持结构完整性的模式。我这么说的原因稍后就会清楚。

C. Meredith Kline C “梅雷迪思·克莱恩 (Meredith Kline) 利用了你可以正确地称为《申命记》的形式批判方法来尊重该书的完整性。”他并没有假设地构建一些与书中陈述相冲突的构图理论。他接受这本书的完整性，但以这种形式批判的分析来对待它。它为申命记的性质和结构开辟了新的视角。正如克莱恩也指出的那样，我认为这反过来又对其解释和日期产生影响。下次我们就在这里接客。

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转录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编辑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重述